

日 出

登高山看日出，这是从幼小时起，就对我富有魅力的一件事。

落日有落日的妙处，古代诗人在这方面留下不少优美的诗句，如像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、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”，可是再好，总不免有萧瑟之感。不如攀上奇峰陡壁，或是站在大海岩头，面对着弥漫的云天，在一瞬时间内，观察那伟大诞生的景象，看火、热、生命、光明怎样一起来到人间。但很长很长时间，我却没有机缘看日出，而只能从书本上去欣赏。

海涅在《哈尔次山游记》中曾记叙从布罗肯高峰看日出的情景：

我们一言不语地观看，那绯红的小球在天边升起，一片冬意朦胧的光照扩展开了，群

山像是浮在一片白浪的海中，只有山尖分明突出，使人以为是站在一座小山丘上。在洪水泛滥的平原中间，只是这里或那里露出来一块块干的土壤。

善于观察大自然风貌的屠格涅夫，对于俄罗斯原野上的日出，作过精彩的描绘：

……朝阳初升时，并未卷起一天火云，它的四周是一片浅玫瑰色的晨曦。太阳，并不厉害，不像在令人窒息的干旱的日子里那么炽热，也不是在暴风雨之前的那种暗紫色，却带着一种明亮而柔和的光芒，从一片狭长的云层后面隐隐地浮起来，露了露面，然后就又躲进它周围淡淡的紫雾里去了。在舒展着云层的最高处的两边闪烁得有如一条条发亮的小蛇；亮得像擦得耀眼的银器。可是，瞧！那跳跃的光柱又向前移动了。带着一种肃穆的欢悦，向上飞似的拥出了一轮朝日。……

可是，太阳的初升，正如生活中的新事物一

样，在它最初萌芽的瞬息，却不易被人看到。看到它，要登得高，望得远，要有一种敏锐的视觉。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，看日出的机会，曾经好几次降临到我的头上，而且眼看就要实现了。

一次是在印度。我们从德里经孟买、海德拉巴、帮格罗、科钦，到翠泛顿。然后沿着椰林密布的道路，乘三小时汽车，到了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。这是出名的看日出的胜地。因为从这里到南极，就是一望无际的、碧绿的海洋，中间再没有一片陆地。因此这海角成为迎接太阳的第一位使者。人们不难想象，那雄浑的天穹，苍茫的大海，从黎明前的沉沉暗夜里升起第一线曙光，燃起第一支火炬，这该是何等壮观。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日出。可是听了一夜海涛，凌晨起来，一层灰蒙蒙的云雾却遮住了东方。这时，拂拂的海风吹着我们的衣襟，一卷一卷浪花拍到我们的脚下，发出柔和的音响，好像在为我们惋惜。

还有一次是登黄山。这里也确实是一个看日出的优胜之地。因为黄山狮子林，峰顶高峻。可惜人们没有那么好的目力，否则从这儿俯瞰江、浙，一直到海上，当是历历可数。这种地势，只要

看看黄山泉水，怎样像一条无羁的白龙，直泻新安江、富春江，而经钱塘入海，就很显然了。我到了黄山，开始登山时，鸟语花香，天气晴朗，收听气象广播，也说二三日内无变化。谁知结果却遭到了徐霞客一样的遭遇：“浓雾迷漫，抵狮子林，风愈大，雾愈厚……雨大至……”只听了一夜风声雨声，至于日出当然没有看成。

但是，我却看到了一次最雄伟、最瑰丽的日出景象。不过，那既不是在高山之巅，也不是在大海之滨，而是从国外向祖国飞航的飞机飞临的万仞高空上。现在想起，我还不能不为那奇幻的景色而惊异。是在我没有一点准备、一丝预料的时刻，宇宙便把它那无与伦比的光华、丰采，全部展现在我眼前了。当飞机起飞时，下面还是黑沉沉的浓夜，上空却已游动着一线微明，它如同一条狭窄的暗红色长带，带子的上面露出一片清冷的淡蓝色晨曦，晨曦上面高悬着一颗明亮的启明星。飞机不断向上飞翔，愈升愈高，也不知穿过多少云层，远远抛开那黑沉沉的地面。飞机好像唯恐惊醒机座上人们的安眠，马达声特别轻柔，两翼非常平稳。我一直守着舷窗，注视外边的变

幻，这时间，那条红带，却慢慢在扩大，像一片红云了，像一片红海了。暗红色的光发亮了，它向天穹上展开，把夜空愈抬愈远，而且把它们映红了。下面呢？却还像苍莽的大陆一样，黑色无边。这是晨光与黑夜交替的时刻，这是即将过去的世界与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。你乍看上去，黑夜还似乎强大无边，可是一转眼，清冷的晨曦变为磁蓝色的光芒。原来的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云霞。一个奇迹就在这时诞生了。突然间从墨蓝色云霞里矗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，这线红得透亮，闪着金光，如同沸腾的溶液一下抛溅上去，然后像一支火箭一直向上冲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光明的白昼由夜空中迸射出来的一刹那。然后在几条墨蓝色云霞的隙缝里闪出几个更红更亮的小片。开始我很惊奇，不知这是什么？再一看，几个小片冲破云霞，密接起来，溶合起来，飞跃而出，原来是太阳出来了。它晶光耀眼，火一般鲜红，火一般强烈，不知不觉，所有暗影立刻都被它照明了。一眨眼工夫，我看见飞机的翅膀红了，窗玻璃红了，机舱座里每一个酣睡者的面孔红了。这时一切一切都宁静极了，

宁静极了。整个宇宙就像刚诞生过婴儿的母亲一样温柔、安静，充满清新、幸福之感。再向下看，云层像灰色急流，在滚滚流开，好让光线投到大地上去，使整个世界大放光明。我靠在软椅上睡熟了。醒来时我们的飞机正平平稳稳，自由自在，向东方航行。黎明时刻的种种红色、灰色、黛色、蓝色，都不见了，只有上下天空，一碧万顷，空中的一些云朵，闪着银光，像小孩子的笑脸。这时，我忘掉了为这一次看到日出奇景而高兴，而喜悦，我却进入一种庄严的思索，我在体会着“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”这一句诗那最优美、最深刻的含意。

灯 火

多少年来，在我心中有一个隐秘的喜悦的诗句，这就是：“灯火……”

怎么就是这么两个字？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吧。可是，它，给我的启示却是丰富极了。不过，仔细追索一下，最初，原也只是像每个人在漆黑的夜晚，对一点小小的火光，总是加倍珍惜、加倍喜爱一样。你想，那红红的火焰，怎样地充满活力，叫你欣然，叫你振奋；还有那淡黄的，因而显得平静、温暖的光圈；还有如黎明之前那颗最亮的星星，光芒像翅膀一样，闪烁不定，因此，爱生活的人，爱光明也就爱灯火。

不过，任何事物总是变化的，而且常常随同着生活的变化、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。最初也许只是一点新鲜的印象，或一片朦胧的感觉，可是，有的就悄悄地给时间消磨而淡漠了，有的却像一粒

种子深深埋藏在你记忆之中，由于生活印象一重又一重地增加、积累，它就愈来愈茁壮，愈来愈有生命力，愈来愈光亮。原来这些生活印象正像使种子苏醒的春风，或是无人发觉的跃动的血脉，终于，有一天，一闪的阳光忽然把一丝暖意，穿透记忆的土壤，而那种子就爆破，就抽芽，就开出一朵也许是红的、也许是紫的、也许是蓝的、也许是白的小小的花朵。想起来，这倒很合乎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法则。

现在，还是来谈谈灯火。我想每人举出上万桩关于灯火的现像。对我来说，最早的一点，是我作为一个青年人，从家中出走。那是一个深夜，走到巷口回头一看，看见门口还亮着一星灯光。所以留下这个印象，我想和当时那“风雨如磐暗故园”的国家，民族危急的形势有关。日本人把炮火带到家乡，我不能不在这关头，决然离去。去哪里？茫然。但总要战斗。战斗，也许在风霜中，也许在雨雪下。但不管怎样，这个战斗的信念那时却是已经牢牢下定了的。这一推敲，也就可以推测到，那最初的一星灯火的记忆，原和自己生活上突然发生的巨变，和自己当时的

心情、满腔热血的志向是分不开的。

可是，认真地形成一句美的诗，或说一种诗意，这“灯火……”两字开始在我心里茁壮成长，却是若干年之后，在东北解放战争那风天雪地之中。革命战争，给予我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一生都受用不尽。可是现在令人不解的是，在有些人那里，对革命战争，却不像应有的那样看待了。原来，战争有两种之分，这并不是什么深奥莫测的哲理，我们作为中国儿童，从幼年起，便读熟了《水浒传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那里面的人物，常常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；义无反顾，挥拳相向。那时我们默默地转动着两只乌黑的眼珠，听着、读着、想着，我们的心灵总是同情那正义方面的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感罢了。真正解决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、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，却是在亲身投入革命战争并且学习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之后了。恩格斯的《暴力论》，就明确地论述过暴力的“革命的作用”，“是一切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”，“是为社会运动开辟道路并把僵化的死沉沉的政治形式摧毁的武器”。原来革命战争，是革命斗争最尖锐的形式，

因此革命战争是件轰轰烈烈的事业，这道理从一有《共产党宣言》就确定了。要不，恩格斯为什么自己到处找着机会参加战斗：一下参加爱北斐特起义，自己带头修筑街垒，监督大炮；一下又参加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的革命战斗呢？所以久而久之，我们早就没有了那种资产阶级“人道主义”者所有的那些只会祈祷、流泪，名为“人道”实际靠着不人道的剥削的余唾来维持自己一定生活水平的人，小市民，市侩，那种害怕战争和厌恶战争的心理了。说老实话，一次又一次，在冰天雪地，枪火弹光，装满泥泞的战壕，飞舞灰尘的道路之间走来走去，我倒爱起战争生活来了。我说的是真话。就是现在，天色渐白，当我坐在桌前，面对着还在发亮的灯火，我还是十分向往于那战争年月。那真是何等活跃而又雄伟壮丽的生活啊！当然，我们是最爱和平的，我们进行革命战争正是为了全人类的真正的和平。我在这儿所以谈到这一点，因为有人现在对待战争，无论正义也好，非正义也好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律把它描写得鲜血淋漓，阴森恐怖！他们说这叫做士兵的眼光，战壕的真实。咳！这真要把我们腿上打过绑带、肩

上披过硝烟的战士笑坏了。这有什么法子呢，有勇敢的为正义而战的士兵，有反动的杀人罪犯，也有胆怯的叛徒；既然有几种不同的士兵，只好就有几种不同的眼光，也只好就有几种不同的战壕的真实了。也许有人会责怪我，怎么由灯火一下就扯到战争的议论上来，岂不把话题扯远了吗？其实不，我这里要谈的灯火，虽是一件细小的事，但也确是一种战争生活的真实。话说回来吧！在严寒的松花江原野上，冬天踏着积雪，夏天蹚着急流，我却从灯光，体会到一种特殊的温暖。有时，夜间行军，冒着漫天的风雪，受着严寒的侵袭，多少山岩间的陡坡，多少密林中的小径，隐蔽、肃静，只听见风声、嚓嚓的脚步声、喘气声。夜漆黑得举起自己的手都看不见。流汗了，还是紧紧走。气喘了，还是紧紧走。可是，走着，走着，忽然，看见一星黄黄灯火。那时，这灯火有多么亲呀，你想四周围全是黑夜，寒冷，只那一星灯火，那是多么温暖呀！就像从远方归来，突然看见自家窗上的灯火。我们到了宿营地了。那灯火可真亲热呢！那是人民的手给你点亮的灯火。门开了，

走进去，一种暖和和的家庭气息扑在脸上。房东老大爷、老大娘、大嫂子、小妹妹在那灯光之下，亲切地招待着你。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温暖，温暖的还不在火，温暖的是一家劳动人民的心。就这样，转战着，一回一回换着不同的宿营地点，但每一个宿营地的人都像自己家里人一样亲。从那以后，这一星灯火，就对我有着无限的魅力了。像一个小小的金钥匙，一个小小的亮门窗，我觉得通过这一星灯火，它沟通着我与普天下的劳动人民的情感。我们转战到哪里，人们都点一盏灯火欢迎我们。这时，在我来说，已经不是最初自己家门口那一星灯火，而是万家灯火了。在战争中，我喜爱着灯火，我体味着这种欢欣，后来当我读到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话：

当我们在前线上奔驰和体验着战斗的风暴时，难道你以为太阳就不照着我们的生活就不是美好的吗？问题正是生活号召了我们，而我们也许更比别人感觉到它的魅力呢；只是我们却十分清楚，目前最主要的是消灭

阶级敌人和保卫革命。这种觉悟压倒了一切，它在我们年轻的心里燃烧起热情和反对剥削者的伟大的愤怒。我们拔出了军刀，像旋风一般地向敌人的队伍冲去，谁碰上了我们，谁就倒霉……

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战斗的乐观主义哲学。到今天，我还是那样热爱这个哲学——革命的、战斗的哲学。

是的，战争像旋风一样旋卷过去了。但是请问：战争在你身上留下什么？在有的人身上也许只是余悸未息，但在有的人身上却注满了战士的热血。因为战士的热血没有白流，它流在土地上，更多的是流在我们活着的人的心里。它们有时会说话，会唱歌。但，那是刚勇的歌，是豪壮的话。有这种血液在心里，人是不会怯懦，而且会以怯懦为耻辱的。如若看到有人肆意诬蔑这种革命战争，他能不感到愤怒吗？！

于是，灯火，现在随着生活的变化、时代的变化，也变化了。灯火，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世界生活的闪光。我还是非常非常喜爱灯火。那

快乐的火焰呀！那温暖的火焰呀！那跳荡着红光的火焰，那闪射着雪亮光芒的火焰啊！不论是油的火焰，电的火焰，它总是生活的火焰、生命的火焰。我从轮船甲板上张望过我们海港上那像万千颗钻石熠熠发光的灯火，我从飞机上俯瞰过我们像发亮的海洋一样的城市的灯火，我在我们的大森林里看过那漂在河流上的时明时灭的一星灯火，我从飞驰的卡车上欣赏过我们那工地上星海般闪烁的灯火。就以我们住的北京来说，你如果住在乡间，夜间入城，灯火渐渐多了，亮了，但当你到了长安街，你就觉得那好看的灯光像两条正在向前飞舞的火龙，而你感到夜为白昼所代替。如若说白昼是太阳赐予的，而这灯光却是人自己创造的。创造它，为了战胜黑暗，使光明永在。但我现在要谈到一次灯火，并不这样辉煌耀眼，但却是一个新世界黎明的灯火。特别是我觉得这是与战争中的灯火有关联的灯火，是从那暴风雨历史深处发展而来的灯火，扩大了无数千倍万倍的灯火，这是刚刚落成的一个小水电站的灯火。在这儿，请允许我抄我一天的日记：

1956年5月1日，在河南新乡

一万多人聚集在水电站周围，站满两岸，静静看着。电站上，红色彩绸剪断了。一个闸门徐徐升起，原来静止的水旋动起来，向水电站下倾泻。涡轮机催动了。不久，一阵欢呼声，电灯亮了。农民们欢腾地跳跃，拍掌。电灯，第一次照亮这曾经长期受着灾难的土地，社会主义的光明大路在灯光下清楚地展开了。人群笑着，拥挤着，指点着，走进发电站。一个从重庆来的安装工人，就在发电站内告诉我们，这机器是上海来的，这机器是重庆来的。我听着，看着，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们生活巨人的前进的步伐。

我永远不能忘记：多么愉快的眼色呀，多么热烈的人群呀！问题在于那灯光亮了，这是人们自己用劳动创造的灯光，这是人们从自己心里点燃的灯光。我还是说说我自己的心情吧！当我看到这河流发动的最初一点灯火，我的心窝热了一

下，由于过度的兴奋、愉快，人们一时无法表达自己的心境，有时是会流出眼泪来的。我觉得，我又回到那战争的风雪之夜了。是的，现在这样灿烂的灯光不是从那时，那一星星灯火开始的吗？不过，发展了，扩大了，它已不是星星之火，而是把我们整个新世界照得闪闪发光的一种光芒了。这种光芒，我们管它叫什么呢？我想就叫它作共产主义的火光呢！从《共产党宣言》开始点燃的一星红火，现在，愈烧愈猛，愈烧愈烈。而这真理的火光，不论在任何时候，任何地点，都照亮了每一个人，照亮每一个人走向革命的道路。

从哪儿开始还让我回到哪儿结束吧。战争给我带来这一句诗：“灯火……”现在战争过去了，可是在我的心中，却永远永远地留下那个灯火。虽然我们整个新世界都在闪闪发光，但在我心中，那细小的一星灯火还是明亮的，它是不会熄灭的灯火。因为它是革命的灯火、年轻的灯火、勇敢的灯火，因为它是穿过暴风雨而明亮过来的灯火，它是还可以引导我们再穿过暴风雨的灯火。

红玛瑙

汽车轻快地奔驰着，驶过甘泉，驶过劳山，驶近延安。……这时间，对于像我这样，认为自己真正的生命是在延安开始的人来说，面前这一切都引起多少回忆啊！正这样想时，忽然，车窗外，墙壁上闪现出一行朱红大字：

地球是颗红玛瑙，
我爱怎雕就怎雕。

这诗句像通明的火光，一下照亮了我的眼睛。急忙往下看时，墙壁却一阵风一样一闪而过。车子又轻快地歌唱着向前飞驶了。尽管黄昏的阴影，已悄悄笼罩了陕北黄土高原，和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河床，同车人还是把脸凑到车窗上，谁也不肯放弃对于延安最初的一瞥。这时间，那两句